

散文

雪花的问候

■杨学铭

进入深冬，曲径悠长的山区峡谷已经是天地一线，白茫茫的一片，白雪皑皑无形中给大兴安岭余脉的冬天增加了些许寒意。在这四季分明的地方生活久了，早已习惯了炎热和寒冷的鲜明对比，习惯了春季的草木成长，夏季的翠绿欲滴，秋季的丰盈炫彩，冬季的枯寒荒凉。我已习惯了季节的更替所带给我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细微变化。可每当我裹紧棉服，将身体包裹的严严实实，站在小村的院落之外，仍然能感受到这个寒冬的刺痛。映人眼帘的枯萎，刺痛着我有些脆弱的内心，这个冬季的寒冷不仅仅是在我的肌肤上留下痛楚，更多的是给我的内心注入丝丝的寒意，触景生情的感触，已让我泪眼朦胧……

连日来梦里全是母亲的身影。母亲去世已近两年了，两年里母亲每时每刻都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和记忆里，但在这之前梦里却很少梦到母亲，我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是还不能够想母亲，还是母亲冥冥之中不让我过于悲痛……虽然人到中年的我早已经习惯了生活中的所有一切，可我真的还没有适应没有母亲的日子。母亲在世，没有刻意去珍惜所有的温暖的日子，母亲去世后，我才切身的感受到我还是一个需要成长的孩子。母亲去世后，我把镇区的楼房卖掉了，回到了抚育我成长起来的小村平房里，也是父亲、

母亲辛辛苦苦操劳一生的地方，也算是父母留给我的唯一“遗产”，现在看来，小院的经济价值是微不足道的，但在我的生活中是无价的。这里有太多母亲的影子，有我熟悉母亲的一切，更重要的是能与沉睡在山坳里的父亲、母亲遥遥相望。

母亲生前的点点滴滴在我的记忆深处刻下了深深的烙印，父亲去世多年，是母亲在我的生活中，与我一路在感情上互相安慰着，度过那段生活的低谷。母亲在当地算是大家闺秀，嫁给父亲后，父亲当年家里家外的能干，母亲没受过大的劳累，父亲生病之前的日子，母亲的生活一直挺安逸的。父亲病后，母亲的生活开始操劳了许多，当年我们姐弟三人正是不大不小的年龄，家里的活计帮不上忙，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就全压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可想而知的艰难没有让母亲在我们面前喊一句苦和累，但日渐消瘦的身体和逐渐苍老的容颜是骗不过任何人的。那个年月，家里种了几十亩地，没有现在的机械耕作，全靠人工操作。不会使用马拉犁耕地的母亲，就与邻居换工，这样下来就比同样耕地的农民累了许多。深夜，也常常听见劳累过度的母亲全身疼痛发出的低吟声……但当每天清晨醒来的我们，饭菜已经在锅里，母亲的身影已经湮没在麦田里。

这样的日子磕磕绊绊的一直坚持到我

们姐弟相继结婚成家。父亲的离世，对于母亲来说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重创，母亲的天塌了。虽然父亲病病殃殃的十几年，在不断的手术、不断的住院，将癌症的存活期延续到十几年，这在当年的农村家庭是不多见的。这些都是母亲一个瘦弱的村妇的坚强付出换来的。父亲去世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可对于母亲来说是永远无法接受的现实，母亲的精神和身体几度垮了，她的精神支柱倒了。不吃不喝躺了几日的母亲，有着坚韧性格的她强忍着悲痛，再次默默地开始操持家务，因为在她的意识里她还没有完成任务。还没有将我们姐弟扶上生活的正轨。姐姐的远嫁他乡，妹妹和我的学业中断，母亲一直存在着深深的内疚，她把这一切的原因都归结在自己的无能。她一直生活在自责里。她认为没有帮到刚刚成家的大女儿，没有供学习还算可以的儿子和小女儿的学业，以至于后来的很多年里，她不断给亲朋好友说，是她耽误了儿女的一生。当我们从亲戚的口中听到这些，内心有种翻江倒海的痛楚。

其实，当年父亲的重病和母亲的操劳已经让我和妹妹没有心思放在学习上，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这是不能怨母亲的。也不知道，母亲一直把这笔账记在了自己的身上，背负了半生。父亲的重病，还有我们姐弟妹三个相继成家，母亲是欠下债务的，在我家最困难的那段日子，所有的亲属都向我们伸出了援手，人力、物力、财力，还有至亲一再叮嘱母亲不必再还他们的钱财，可要强的母亲将每一笔债务都铭记于心，并在后来的日子都在一笔一笔的还清，她常告诫我们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在我们的日子逐渐

好转之后，母亲总是叮嘱我们一定要回报一下曾经困难的时候，给与无私帮助的亲朋友友，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母亲的身体力行都在教育我们光明磊落做人，脚踏实地处事。

时间总会在不经意间流逝，岁月的长河中母亲的点点滴滴在潜移默化中教化着我们姐弟、兄妹的行为举止。让我们更加独立、坚强。母亲的晚年生活，我们总想让苦了半辈子的她过的舒心、安逸一点。总想弥补一下母亲所有的付出，可母亲总是闲不下来，帮助我们照顾孩子，收拾家务。几个子女家里，母亲唯独放心不下我，每次去姐姐、妹妹家住上几日，就开始盘算着回家，以至于姐姐和妹妹总是说我母亲最惦记的还是我这个唯一的儿子。其实，我与母亲也是一样的感觉，母亲离开我身边几日，就感觉空落落的，总想母亲在我的视线之内，我的生活才算充实。更多的时候，母亲的身影在小菜园里，翻地、打梗、播种、施肥、松土、拔草……每道工序都做的一丝不苟，忙碌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动着，我的生活才有了诸多温存。闲暇时光，母亲会坐在离阳光近的窗台下，戴上老花镜，一双一双的开始手工纳鞋垫，以至于在她走后，攒下的那一摞厚厚的鞋垫够我垫上许多年……

我知道我现在写下的千言万语，母亲是无法看到的，所有的对于母亲的思念只有通过敲击键盘寄托我的哀思。文字渐近尾声，窗外的冬夜也已经拉开帷幕，靠在窗前，借助室内折射出的光，看着窗外纷纷扬扬的雪花被暗夜吞噬，而那打落在玻璃上的每一片晶莹剔透的雪花，都敲打着我的内心，这是来自母亲的叮咛和问候……

诗
歌
混沌忽开，洪荒中
车是脚掌，路为羊肠
荆棘、石子、箭簇、提着矛
穿越山岗、河水、风雨、晨昏
其形在外，其髓于里
一群祖先在荒野上追逐着翅膀

车与路（外二首）

■自然

有横生的枝节，就有纵深的根
听到长江，黄河的涛声
一个叫车的工具，被牛马牵引
直奔长城的路线而来
这期间究竟经历怎样的漫长……

至于放在路边的苦乐
皆被日月的镜头录下影像
那些神话、古训幻化成星星
密匝匝的人物仿若星河浩荡
一段段摸着石头，走过的历史
全被唐诗宋词写在显耀的地方

几多春秋，几多运河
行走中又多了一道辙痕
仿佛是独轮车的引力绳
而这独轮车，换了车把式之后
竟然推出了一个新的希望……

一个声音，震惊了全世界
站起来的伟岸劳其筋骨
汽车工业就此起航
当车与路再也分不开时
车是一步一个脚窝地向前移动
路是一寸一寸地翻越荒凉

千万里跋涉，总有星光照夜空
让高原抬头，大山躲避
一幅雄鸡图上，或沟壑或山崖
路却能穿险而过，车能通向远方

当车为圆点，路作连线
智者便描绘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代一路”是前所未有的路
终不知这是第几代锻造者？
取下太阳的金，月亮的古铜
专用在大国的制造上……

春风一再来，花朵反复开
车生出翅膀，路已经纵横成网
地面，天空组成多个维度
任你捷足，任你畅游
那是大地的脉络
那是中华龙，腾飞的图象

碱蓬草

野菜挖空的年代，饥饿再也无法填充时
人们抓住一种野草
这世上最耐盐碱的植物
生长初，滩头上的一片绿茵

那时，天空蓝的通透却遮不住
泛滥的困苦，虽有革命者
吃过“草根、树皮”
从骨髓里剔出过精锐
仍未有覆盖全部贫瘠的土地……

风，吹过河水又吹着流云
最终泥土与草承载了苦难
滚滚而来的强劲托起众生
碱蓬以叶柄繁多，枝杈奔跑的速度
——守护着光明

人与草是怎样的默契
不祈求，不尖叫
自立于寻找活着的命门
水于石缝中反抗
盐和汗水结成晶体
更生了一个古老的行走方式

待碱蓬草把盐碱渍演全部咽下
终于等来了喷吐的火焰
那红海滩如先驱们铺就的红毯
谁是舞者，辈出的祥云
被擎举到空中自由地飘逸……

这片土地

曾经的七月，一把圣火
点亮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
那种赤诚的灼热
穿越时空的萧瑟与沉重
化开了僵硬的泥土
从小草、花朵、丛林开始
遍布农村、城市、大江南北
生根、发芽、长绿，故国统一

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怎样才能强大、富足
共产党人，不再彷徨，不再彷徨
再次点燃圣火，掀起改革开放热潮
思考中创新，营养这些土地
依旧从农村开始
让土地落在农民手里……

一轮一轮惠农政策频传佳音
农资直补、退耕还林
农合医疗、保障义务教育
流传千年的“皇粮国税”成为历史
新农村建设日新月异
就是这片土地，坚定地走过逆转的年龄
从贫瘠到富裕，从弱小到强盛……

如今
中华民族已经立于世界之林
中国共产党率领亿万人民
牢记史命，不忘初心
那圣火又一次燃起
“一带一路”串连起经济命运共同体
让全世界的土地，长出友谊

散文

我家的“家庭医生”

■江苏 王阿丽

小姑从事的是医疗工作，理所当然，她也成了我们的“家庭医生”。

孩子们小的时候，感冒发热时有发生，一个电话，向小姑描述孩子的病情症状，她就会“遥控”指导我们帮孩子测量体温，观看孩子的尿液颜色，描述孩子的病情状况，等到小姑做出了精确的判断，我们到药店购买感冒药，往往不超过三天的时间，孩子的病情会有很大改善。

有些小孩总是非常怕吃药，我的侄女也属此类。记得有一天晚上，四岁的侄女突然胃疼，让她吃药，可不论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哄劝，她总是咽不下那一粒药，一口接一口的温水，每一次都要她张口向我们展示一下，可那颗药不是调皮地藏在了牙根边，就是悄悄地躲在舌根底，眼看一杯水就要喝到底朝天，一粒药仍然没有吞下。无奈之下，我们向小姑“求援”，十分钟后，小姑赶到。她给躺在床上的侄女检查了一番，然后让大哥找来跳棋，在床上摆棋盘，和侄女玩了起来，却闭口不劝她吃药。一局结束后侄女获胜，高兴得手舞足蹈。小姑让我拿来水和药，小姑从她包里掏出药：“我的吃药时间到了，小妞和姑姑一起吃药，吃好后姑姑再陪宝宝下一盘，好不好？”侄女听了后，学着姑姑的样子，喝口水，接着，抬头，手指捏着药，放入口中，听到“咕噜”两声，侄女和小姑一边张着嘴一边“啊”着，这一次侄女居然一次就把药吃完。侄女让姑姑张开嘴看嘴里有没有药，还伸出小手到姑姑嘴里探了一下，引得我们哈哈大笑。

随着时间的推移，家里长辈们也渐渐跨进了老年这道门槛，不知不觉，老人们患上了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等基础疾病。每次小姑回娘家，第一件事情，就是给老人测量血压、查看老人药箱，看有没有过期的药物。隔三差五，小姑就会给我们上一次“家庭医生课”，讲一些关于老人治疗、保健方面、居家抗病毒等相关知识。比如拨打120急救电话时要说的重点，教我们心肺复苏的方法、海姆立克急救法等急救措施。小姑还为家中的老人各做了一张“病情卡”，上面有联系方式，基础疾病的状况，她嘱咐老人们把“病情卡”与医保卡、身份证放在一起，便于拿取。

我还记得八年前的某个夜晚，我和先生在外地办事，忽然接到了小姑打来的电话，说是我父亲心脏病突发，已送往急诊抢救。当我们开车赶到急诊室的时候，我父亲已经化险为夷。母亲告诉我：“晚上九点钟，你爸爸刚刚睡了会儿，说心里很不舒服，我连忙拿血压仪来量，心跳只有39，这是心脏病发作了，我赶紧让你爸爸吃下速效救心丸，再从床头柜抽屉中取出‘病情卡’打‘120’。等急救车时，我安慰着你爸爸，并给小群（我小姑的名字）打了电话。小群平时给我们讲的医学常识，这个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母亲说着这些话时，一直拉着我的手舍不得放开。

邻居知道了我父亲突发心脏病脱险的好消息，纷纷登门慰问，得知我家小姑“功不可没”后更是啧啧称赞。于是，左邻右舍便到我家来蹭“家庭医生课”，听小姑讲医学常识、保健知识、防疫注意事项等等，他们听得可真是认真，当场一个劲儿的问这个，问那个，笔记本上也是记得密密麻麻。

我跟小姑打趣道：“没想到，你这位‘家庭医生’升职为‘邻里医生’啦！”



探路者 摄影 冯伟

散文

静夜遐思

■张弛

从楼里出来，天已黯黑，一股寒意扑面而来，走向停车方位，才想起是步行来单位的，因为不允许开车。索性裹紧棉衣，蹒跚踱出大门外，沿路边人行道走向家的方向。

其实不用走人行道的，走在大路中间都不用担心被碰到，路上哪有车的身影？连人都少见。空荡荡的大街上，除了寂寞闪烁的街灯和街两旁形影相吊的树木，还有加班晚回的我，就再不见他物，这就是因疫情临时管控的夜晚，白天自然也是，但白天还有太阳的照耀，虽空旷却显的温暖些，而夜晚灰蒙蒙的天空下只有呼啸的寒风和深沉的清冷，走着走着就会让人生出些许寂寥和很多怀念，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清欢。

步履缓慢，思绪无限翻飞。疫情已经三年了，自2019年末疫情肆虐武汉，距这个偏远的边陲小城似乎还很遥远。可一转眼，疫情就侵占了大江南北，纵是边远城市也难幸免了。一次次突如其来疫情侵袭，一回回不间断的抗疫阻击战，三年来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多么深重的影响？封城封路、停工停产、门店关闭、流动人口骤减、商业流通断绝……经济调整、万物萧条，只有迫不得已的临时管控和一轮轮核酸检测占据了人们的生活，恐惧、焦虑和无望的等待无时无刻不紧蹙人们的心怀。我们的小城也一直在严防死守，将“羊”牢牢挡在城外，纵使周边四面楚歌时亦未能侵入分毫，生长在这样的小城里何其幸福！三年，既漫长又短暂，漫长到似乎看不到疫情终止，短暂到时间竟倏然而逝，转眼已过去一千多个日夜了，终于，进入了后疫情时代，随着“二十条”“十条”防控措施的落地，一个防疫的时代过去了，一个免疫的时代已经到来。防控由“他律”变为“自律”，还要与奥密克戎相处一段时间……

经过了疫情这三年，谁也回不到过去了，唏嘘中伴着一声长叹。想起2020年大年初六，被紧急召到单位落实下乡防疫任务，此后一车辆、几个人，奔波于镇村之间，宣传防控措施、下组入户摸排、设置卡点值守，发放防疫物资，填报数据报表……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就这样奋战了两个月，一件黑色棉衣连续穿了60天，衣服上布满了酒精、消毒液深深浅浅的印痕。现在想来，正是全体干部群众三年如一日的坚守才换来了这座小城的平安吧。疫情终会过去，而与同事们冲锋一线并肩抗疫、众志成城、风雨同舟的情意却时时想起，或许共过“患难”的感情更不容易忘记。

月色愈加朦胧，不觉走到了自家旧房子处，望去只见模糊的轮廓，突然想念房子里曾经住过的老人，想象那里依然温馨的灯光和浓浓的烟火气息，两位老人或坐或卧地看着电视，笑容可掬地起来为你端出饭食……疫情出现一年后公爹因心梗骤然离世，又一年零三个月后，老太太也追随而去，给儿女的留下无尽的悲伤和遗憾。时间好快啊，转眼房子空了九个多月了，多想时光倒流，还能与他们长相守候，多尽些孝心……不敢再想了，泪水已打湿眼眶，不愿再勾起那离别的记忆，再触碰那撕心裂肺的疼痛。

于是想起健在的身体尚好的父母亲，顿觉幸福与幸运，疼爱女儿到骨子里的老妈会一下子捕捉到女儿细微的心情变化，会

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小心翼翼地询问：“是感冒了吗？”“睡的不好吗？”“没和老公吵架吧？”……没完没了的询问一度让你更加烦躁。想到刚刚对已逝公婆的心痛，突然为不能经常看望与陪伴父母而羞愧和猛醒。“明天该过去看望他们了”“一定要陪伴他们度过幸福的晚年，决不让他们感到孤单，尤其疫情之下，要对他们格外的关心关注”，我暗暗警醒自己。

想起父母，不由想到家里的孩子们，无论是面对今年三月开始的长春的疫情，还是现今还在煎熬着的呼市的疫情，在长春和呼市读大学的孩子们都坚强地挺过来了。在疫情的艰难形势下，儿子顺利毕业找到了较好的工作，侄子侄女由内蒙古大学双双保研到北京交通大学，经受过疫情“洗礼”的孩子们，今后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疫情给予了年轻人太多挑战，但同时也给予了他们接受挑战的能力，这也是疫情这把无情剑带给青年一代的收获和历练吧。

夜色渐浓，还有两个路口就到家了，想起几个朋友就住在这一带，寂寞使我萌生了去找她们唠一唠的冲动，真想把她们拽下楼，找个小酒馆儿，尽兴欢聚谈笑，向她们诉说无尽感慨，然而，唯有摇头苦笑罢了。看来朋友间的见面和聚会也并不是随时随地随叫随到的，而在能相约的时候又总是各忙各的无暇相聚，所以该珍惜每一个自由的日子吧，珍惜每一次与朋友相聚的时刻，莫待“聚散苦匆匆”时再空留“知与谁同”的遗憾……

夜依然那么寂静，惟有一些生息的是各小区门口的值守车辆发动机的“突突”作响声，蜷缩在车里的值守者正摆弄着手机，闪着亮光的屏幕上一个个飞驰的身影正驰骋在绿茵场。这阵子深深地迷恋上了世界杯，每日看梅西、看C罗、看内马尔和姆巴佩，看诸神黄昏、英雄迟暮、看新生代掘起，从小组赛看到淘汰赛、再到八强赛，看法国胜澳大利亚、看日本横扫德国和西班牙、看直落三场、北美各大洲各强国之间的鏖战与相继落幕……直看的晨昏颠倒、乐此不疲。或许疫情下更需要世界杯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鼓舞，也为这个疫情笼罩的萧瑟冬季增添了热度与活力。

街灯摇曳，树影婆娑，夜阑人静。以前也并非没有夜晚独行的时刻，只是情势不同、心境迥异，或宁静平和、或悲哀欢喜，都不同今晚的怅惘。其实天下万物哪有绝对的不变呢？譬如去年还是“花市灯如昼”“人约黄昏后”的欢欣美满，今年已然是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的忧伤失落。上半场还是“东风夜放花千树”“一夜鱼龙舞”的狂欢喧闹，下半场却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孤高寂寞。或许惟有“光阴似箭催人老”“流光容易把人抛”才是永恒的现实吧？往事如烟，支离破碎，一缕一缕，齐上脑海，才发觉一座静止的城对人的情绪不由自主的影响。

终于进到小区了，车里值守的人向我挥了挥手，加快步子回家吧，打开那扇迎接着自己的门，回到明亮温暖舒适的屋，治愈这一夜伤神蚀骨的情感的荼毒。

万籁俱寂的夜晚，但黎明终会到来。
明天，会是一个明丽的崭新的一天，我祈盼着。